

跃进中的红色战士

张英 郑松年等著

跃进中的红色战士



张英 郑松

318
69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跃进中的紅色战士

張英 郑松年等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跃进中的紅色战士

张英 郑松年等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8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940 1/32 5印張 2插頁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,000 定价(4)0.3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共收集了十一篇文章。都是描写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光輝照耀下，在工农业战线上湧現出来的英雄人物，如何發揮了冲天的革命干劲，創造了惊人的奇迹；充分地体现了劳动者最聪明的真理。这些文章，絕大部分出自工农作者的手笔，显示了广大工农作者光彩奕奕的艺术才华。其中“老年突击队”一篇是描写上海分馬力电机厂一伙老年工人，刮掉胡子大抖干劲，实现了电机装配間机械化的。“‘劳动号’油輪”是描写一艘二千吨的小油輪“劳动号”，苦战三晝夜，终于在吨里方面，当场击败了号称“海上霸王”的英国六千吨的大油輪。“詹淑权 和楊菊珍”是描写两个家庭妇女在党的支持下，赤手空拳試制一向依靠进口的重要化工原料草酸的。其他如“为了百万吨鋼”、“技术革新的‘标兵’”、“十分鐘完成全年任务”、“胡琴的风波”、“新安江春汛”、“压倒世界名牌”、“小小土專家”等篇都是通过生动的事迹，表现了广大工农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。

目 次

老年突击队·····	張 英	3
为了百万吨鋼·····	郑松年	29
新安江春訊·····	福 庚	40
“劳动号”油輪·····	陆俊超	55
詹淑权和楊菊珍·····	羊 翬	71
胡琴的风波·····	徐銀齋	89
压倒世界名牌·····	余 音	105
技术革新的标兵·····	甘 羣 聞录	114
十分鐘完成全年任务·····	李霞裳	128
敢想敢干·····	傅相安	141
小小土专家·····	王培民	149

1

2

老年突击队

上海分属力电机厂工人 張 英

一

車床車間加工下来的半制品，象潮水似地涌向鉗床、电气、装配等車間。特别是手工加工的部門，真被压得气也透不过来。好几个小组的青年突击队，都紛紛参加义务劳动，甚至突击开双班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等待加工的半制品，堆放得象小山似的高。在大跃进中，机械部門的生产指标，已经达到年产十五万台电动机的高度，比上级公司规定的指标猛跳四倍，可是手工加工部門还没有冲破十万大关。特别是近几天，农村急用的电动抽水机，等着要货，可是装配車間就象大河里的拦水壩，半制品到了这里一下被拦住了。

装配車間的四面門窗大开。虽是暮春天气，但这里却有盛夏的感觉，縱然陣陣和风扑窗而过，

大伙儿也只穿了一件汗衫工作，还是汗珠淋淋，有些人連頸項上圍着的毛巾，也都湿漉漉的了。

車床間輔助工朱阿庆，拉进来滿滿一車电动机配件，看看沒处堆放，就停下来問道：“大炮師傅，这車配件放在哪儿？”随着他的話，鉗台边一个五十开外、胸闊臂粗的老工人停下了工作。他就是装配組長武德才。由于他性子急躁，講話象弄堂里扛木头——直进直出，一开口，声音就象敲銅鑼，所以外号叫作“武大炮”。他身材魁梧，四方臉上長滿毛茸茸的短胡子，刷帚眉下鑲着一对銅鈴眼，活象戏台上的猛张飞。他年紀已經五十六，却一点不显老，干起活来也象“猛虎奔山”。

武大炮向車間四面一望，待装的配件堆得高高的，再迭上去怕要倒翻。于是一陣焦急又爬上他黑黝黝的臉孔，两只眼睛显得格外大了。

“阿庆呀，車回去吧，再放进来装配間要压煞啦！”一个中等身材，瘦个子，也是年逾半百的老工人，沒等武大炮开口，就抬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老光眼鏡，向輔助工揮揮手，慢吞吞地說。他名叫溫成書，因为做事怕痛怕痒，干啥也吞吞吐吐，沒有火气，所以大伙把他的名字喊成为“溫吞水”了。起初他听了很不入耳，后来日子一長也无介事。朱

阿庆听了溫吞水的话，正想拉着走，哪知武大炮猛的奔上来拦住說：

“阿庆，放在我工作台边吧，我把装好的电动机送到檢驗間去，可以理一块地方出来，这批配件一定設法馬上搞好它。你告訴車床間的同志們，說装配車間是‘压勿煞’，配件越多劲道越大！”說着他就帮助朱阿庆把配件搬下来。他想：車床間干得好，跑得快，这是件好事。我們要追！难道向他們討饒不成！

溫吞水却在着急，他看到越来越多的配件，不禁“唉——”地叹了口气。

“喂，你叹啥断命气？”武大炮瞪了溫吞水一眼，厉声責备。

“千怪万怪要怪我爹娘不好。”溫吞水还是慢条斯理地說。

“怪你爹娘干什么？”武大炮被溫吞水說得莫名其妙。

“怪他們养我时少生一双手，如果我有两双手，这点配件就篤定泰山可以完成……”

“呸！你真是個溫吞水！”武大炮打断溫吞水的话說，“少說廢話，多做点活吧！”

尽管武大炮急煞，溫吞水可一点也不急，还是

慢条斯理的老样子，一放工，他就拍拍屁股走了。

青年突击队又抽調了十名精悍小伙子，来突击赶装。武大炮看見小伙子們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油光光的，就揚起粗嗓子說：“小伙子們，看你們干得象煤炭堆里爬出来似的，滿身污黑，快点回去洗洗浴理理发吧，近来你們也够辛苦了，今晚上这点活儿包在我們身上吧！”

鉗床間青工小方說：“大炮師傅，我們名字是什么？——我們是青年突击队！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我們！”

“大炮師傅，我們年輕人是銅鑄鉄澆的，这点辛苦算得什么！你們上了年紀的老师傅，應該回去休息啦！”

武大炮敲了一天的鉄錘，扳了一天扳头，确实感到有点手痠，但是看看还未完成的——明天一早就要启运的电动抽水机，于是就胸脯一拍說：

“你們小伙子的身体象鋼鉄，难道老头子象豆腐嗎？——不！深山老松，經得起风吹雨打，老头子准比小伙子强！”

“好，那我們就比一比吧！”小伙子們血气旺盛，哪甘示弱，他們揚臂揮錘，就狠狠地干起来。

装好了电动抽水机，夜已深了。武大炮把一

件卡其上装往肩上一甩，燃了一支香烟，一边吸一边走，又是一边想：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他们，那么就不能有我们么？小伙子们组织了青年突击队，难道我们老头子就不能来个老年突击队？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，老头子为啥要落在小伙子后头！……武大炮想到这里，顿时劲增百倍，猛地把半截香烟头往地上一丢，决心明儿找几个老兄弟们商量商量。

走出了厂门，武大炮路过正在扩建的新厂房工地附近，隆隆的水泥拌和机夹杂着嗨呀哼呀的打夯声，塔式起重机在强烈的灯光中挥舞着钢铁巨臂，把钢梁从地面举向高空；电焊机龙头上喷射出来的蓝蓝的弧光，把半片天空照得发亮；高高的脚手架上人影晃动，呜呜的大卡车在来回奔忙。这火热的场面，突然把武大炮的心吸住了。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工厂的可爱。二十一年前，这里曾是淞沪战场，日本鬼子的炮火，把八字桥一带，化为焦土。就在那时，他舍弃了小草屋，挑了一副竹籬，前头坐着四岁的孩子，后面装着一只破箱子，和爱人一起逃难，哪知没奔了多少路，只听见前面孩子尖叫一声，他猛一看，只见鲜红的血水已经从籬筐里滴下来，第一个孩子就牺牲在八·一三的流

彈里……往日的戰場，今日的工廠，武大炮目睹這兩個世道的變遷，心里怎么能平靜呢？武大炮舒了口氣，又把兩臂用力的一挺，狠狠地自語道：“我就偏要搞個老年突擊隊！”

二

支部辦公室的門半掩着，武大炮進門一看沒有人，他正想回頭出來，哪知背後伸出兩只手，把他的眼睛牢牢悶住了。“誰呀？吃飽早飯了嗎？”他一邊急急地說，一邊用力挖開悶在眼睛上的手掌。“哈哈……”隨着一陣爽朗的笑聲，兩只手松開了。武大炮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支部書記老林；于是不由分說，揚起手臂在他背上捶了一拳說：“嘿，都是年過半百的老漢，孫子和外甥也都上學了，還象小伙子一樣貪鬧玩，真是老高興。”

老林哈哈大笑，眉毛一揚說：“怎么，年紀老了，就不能開玩笑么？你這個大炮真太也擺老資格了。”

老林和武大炮過去是老同事，年輕時候曾經一起參加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，和各種罷工鬥爭；那時老林已經加入了黨的地下組織，武大炮是地下黨忠實的助手，帶頭罷工、散發傳單……只

要党一声令下，他就拚着命去干。所以他俩相处得一家人一样，有啥谈啥，无拘无束……。

“人家在火里，你在水里，再嘻嘻哈哈我又要送你大字报。”武大炮哪有心思开玩笑，就粗声粗气地对老林说。

从武大炮的口气中，老林觉得他一定有事了，所以就认真地问：“大炮，有啥要事么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大炮响亮地回答说。“现在青年人组织了突击队，我们老年人为啥不组织突击队？现在咱厂手工加工部门，是个落后堡垒，过去是无人能攻破的，我想组织老年突击队，发动全厂老头子！你说好不，我的党书记？”

听了武大炮的话，老林眼睛猛的一亮！“老年突击队，多么豪迈的名字呵！”他打量一下武大炮的四方脸，那种刚毅果敢的神情，不减当年报名参加“敢死队”时那么英勇；而且在全国工矿企业中，只有青年突击队，从没听说有老年突击队，这岂非是大跃进中的上海新事。老林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说：“武大炮，我第一个向你报名参加老年突击队，过去学的一点老手艺，今天也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开花。现在党提出要技术革命，我们正是时候。”

“老林，你亲自出馬，那保險馬到成功！”武大炮頓時勁加百倍。

“武大炮，”老林又叮囑說，“我們這次千萬要和老伙伴們說明，不是拚力气硬干。一个人的力气到底有限，如果只有五百斤力道，那只能挑五百斤。可是現在放在我們面前要挑的是万斤重担，所以非要大家用智慧不可！”

“对，老林，一定要用智慧！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，想出八个字，这八个字能实现，我厂各車間生产就能平衡。”

“唷，大炮講話也学会了打轉弯卖关子，真有意思。”老林瞪了武大炮一眼，半开玩笑地追着問道：“快說，八个什么字？”

“手工机械化、电动化！”武大炮一字一句，說得特別响、特別有分量。

“好！”老林拍的鼓一下掌，激奋地加重語气說：“大炮，我們‘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；只要能想到，一定能做到！’現在你快点去发动一下老伙伴們吧。”

那时，上工的鈴声急促地响起来，武大炮飞也似的奔向車間。

进了車間，武大炮第一个就向溫吞水动員：

“喂，溫吞水，我們要組織老年突击队，和青年突击队比一比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，这回我看你溫吞水也要摆点苗头出来啦！”

“什么，老年突击队？”溫吞水习惯地拍了一下老光眼鏡，吃惊地說，“你这个大炮老是兴花样充大好佬，一点不为大家想想，老兄弟們都年过半百，如果再突击，背脊也要压弯了。”

照往日，武大炮早就火了，可是今天，他不得不忍住气补充着說：“溫吞水，又不是叫你拚命，怎么会压弯你的背脊？現在我們要使手工机械化、电动化。实现后，不但干活力气省，而且生产快。譬如我們装电动机，最花時間的就是扳螺絲，如果我們利用‘电’来扳，那多好！”

“啊哟哟，你这門大炮怎么瞎开炮呀？手工机械化，电动化，嘴巴講講倒容易，可是要做就难啦！用‘电’来扳螺絲，外国人也沒有創造出来，你这老粗，不摸摸自己的額角头，也想当发明家？真笑話。老实說，我們装配車間第一个就搞不出什么‘化’，要是能，哼，我这‘溫’字写在你脚底里。”溫吞水摇摇头，一点儿信心都沒有。武大炮一股热情，被溫吞水潑了一盆冷水，心中好不气恼！他一边把配件搬到鉗台上，一边頂着溫吞水說：

“外国人沒有，我們中国人就不能創造嗎？別人双反后都大大跃进，独有你溫吞水还是老样子。現在廢話少說，你究竟愿不愿意参加老年突击队？”

“唉，老头子还有啥击可突呢？这象‘月亮里点灯空挂明’，我不想摆这个虛名头。”

“不参加不会硬拖，”武大炮耐着气說，举起鉄錘，狠狠地干起活来。鉄錘当当地敲得那么有劲，仿佛要把一肚子气恼，一下子从鉄錘中发泄出来。

三

利用午休時間，武大炮向各車間的老工人一一動員，他們个个拍胸参加，一看名單，足足有二十个，只第二車間刨床師傅老牛还未找到。他也是一个五十三岁的老头子，真名姓叫刘德明，因为他干的是一台老式牛头刨床，所以大家給他起了个綽号叫“老牛”。几年来，他的真名知道的人不多，“老牛”倒是上下通曉了。

武大炮匆匆来到第二車間，只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，正高卷衣袖在揩修一台八尺齿輪車床。“呀，这不是唐師傅嗎？他怎么又来啦！”武大炮一看是已經退休了的老車床工人唐銀山，于是就快

步上前說：“老唐，你上次不是說五月初就要回寧波鄉下去，怎么今天又來修車床啦？”

唐師傅見了武大炮就親切地說：“你好，武大炮，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到廠里來，和大伙兒告別一下，也是最后一次來檢修我作過十來年的車床。我后天就要回鄉，輪船票也買好啦！”老唐摸摸大車床的機柄，滿臉深情。

“后天就要走啦？那你也別勞累了，這台車床等會兒我叫小青工揩一揩吧。”武大炮說着，一把奪下老唐手中的油回絲。正在这時，門外傳來一陣喊聲：

“武大炮，你在这儿嗎！老家伙，找得我好苦哪。”隨着喊聲，一個頭髮剃得光溜溜的老工人已經奔進車間。

“嗨，老牛呀，我也正在找你。真是‘踏破鐵鞋無尋處，見面全不費工夫’。”武大炮興奮地迎上去說。

“咦——老唐，你……”老牛一見武大炮身邊的老唐，好不驚訝。

“他后天就要回寧波去啦，今天還要來檢修車床，我們的唐大哥真也太愛廠了，退休不到半年，倒有兩個月在廠里東摸摸西動動的。”武大炮湊上